

權威與自由

◆ 撰文/何日生

一個醫學系學生讀了六年書，開始進到醫院當見習醫師，總是戰戰兢兢的跟著老師學習。跟對老師學習是醫學院畢業生一輩子最重要的成就關鍵。其實越是高度發展的專業領域，老師的重要性越高。

但社會上普遍的卻懼怕聽到權威兩字，只要提到權威就好想有一種污名的形象。原因是我們社會一直朝向自由主義的精神走，強調個人的自主及選擇的自由。然而選擇並分毫無章法，自由並非不需要權威。

權威未必指人，而是一個你必須遵守的社會約定俗成之規範及軌跡。權威者意味著熟悉這軌跡或者能非常純熟精準的運用這些規則解決問題或創作之人。這一點在法律、會計、醫療、科技、考古、建築等方面，社會上一般都沒有什麼疑慮。但是碰到人格及情感之培養，社會中人就不相信權威了。如果我們太相信某一個人教導我們如何做自己，通常被解讀為喪失自我。自我是自己造就的，怎麼會去聽從他人呢。個人是應該有獨特型及差異性的，為甚麼要和何他人一樣呢？這是許多現代人，不管是年輕或年長之朋友普遍相信的自由之真義及法則。

人格真的每一個人都不同嗎？財色名食睡這五種慾望不都是每一個人追求

的嗎？正如專業上大家有同一性，也有些微差異性，其實人格也是一樣。不管是不同宗教、種族、性別、性傾向，其實人的基本性格及習慣是有共通性的。既然有共通性就是有一定的軌跡可循，有共同軌跡就有權威的建立及典範的追尋。社會能接受專業權威卻無法接受人格道德之權威？專業領域有典範，為何人格沒有典範？為何人格的典範比起事業及專業的典範討論的哪麼少，報導的這麼微不足道。甚至因為有某一些人特別崇敬某一個人的人格典範，還會被批評為是一種人格崇拜。對錢及權力的崇拜幾乎人人都在遵循，難道這也是可欲的嗎？當今社會不只崇拜錢及權力，大量的廣告所興起的商品崇拜，難道這是獨立人格的自由選擇嗎？

嚴格說來我們都是資本主義的崇拜者及奉行著。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成功者就是我們學習及追隨的權威者。這些權威者透過媒體不斷的告訴大家成功及致富之道，我們大量購買閱讀這些故事一點都不以為意，一點都不以為自我喪失，人格不獨立，因為我們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小螺絲釘，不但繼續行其生產方式，也喜愛她的消費方式。我們所謂的自由選擇，充其量不過是集體社會文化說服及資本消費的一環罷了。我們

的人格何時獨立於資本消費之外，有多少人能拒絕資本主義的成功模式，不把財富及權力的積累當作是生命的一切，而能夠如佛洛姆所說的，「當世界要你說是，你敢勇敢的說不，我不要這項選擇。」人格典範的喪失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一項危機。當人通通在追求自我的滿足，把自我的自由及選擇建立在一致性的資本消費及文化說服的氛圍中時，自由是何其虛弱及乏味！

人格的修鍊其實不比專業的訓練，因為它更難造就和陶冶。然而其重要性遠高於財富取得及專業知識的獲取，因為人格典範的確立是當今上會能夠邁向內心自在和諧唯一的管道。當一個孩子從小不是被教導成以後如何就業賺錢；當一個律師不是被教導來如何打贏官司；當一個醫學院學生不是被訓練來醫病賺錢，而是認定那些工具只是讓他實現生命的志向及使命的方法。

我們如果能如此的教導下一代的年輕專業精英，那麼人格典範的地位價值才真正被確立。我們才是一個不被物化及資本化的一代。我們才能說我們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是不被物質及資本消費模式支配的自由。這種自由，將不遵循以自利為出發點、將不被無止盡的消費及慾望捆綁的那種自由。自由是能不被慾望的心支配捆

綁，自由是有能力向這個集體的資本消費主義社會說不的勇氣。但這勇氣是要訓練的，是需要學習的。

任何的學習都需要權威，中國過去的禪宗大師要學生聽從其權威，以致終究脫離其權威。這就像年輕住院醫師向老師學習，一方面追隨其權威，等到學會了之後，自然自己發揮，然而其發揮依然遵循一定的醫療行為模式及方法，只是問診及判斷得憑靠一己之智慧。人格的培育何嘗不是如此，在專業成就及消費水平取代人原本的價值的今天，人格的典範及成就，究竟是不是人應該追求的目標。我們的文化傳播有多少程度及篇幅呈現人格的成就及典範，就代表我們的社會究竟多重視這種「非專業」導向的成就思維。

我們的社會缺少真正的人格典範，是當今上會紊亂的根源。我們不把人格的陶冶當作和專業知識訓練一樣的重要需要，從小用心認真學習，是當今資本主義的一個共通盲點。我們甚至不願相信一個人格的典範或導師，而把對他們的崇敬及追隨，視為是盲目及對自由價值的損傷，是當今社會顛倒及紛擾的真正主因。

何明